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2
冊數 6 (4)
函號 277 175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六二 六 二七七
架 一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世居卞邾公宮廢九色雲孟氏三代又世居卞邾公宮廢九色雲孟氏三代又世居卞邾公宮廢九色雲孟氏三代又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齊宣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入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高童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孟軻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蓋其胸臆間人又非聖賢操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論孟子曰韓子論孟子差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魯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唇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雪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尚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保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王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忠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道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孔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彩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萬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主擊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意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觀感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

王立樂全章○此見君當公其樂於民之意通章關鍵在僧樂獨一節指上文出一節一節一節

盡心於王道而已如農時乃穀所自出必不違耳能步或彍鬭能十一無後鼓戰不處盡其多寡所河河憂動心斥信心其喻章節故行也五步追字行步敗勇止之齊不入河東東國之凶數補節

之時則有出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奪其時則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飲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言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人殺獸而能驅獸故名獸○見獸惡惟在於敵愆王欲報怨不知敵民正所
謂自強自強卻可報怨迎以地方百里句為主以施仁政為綱以
省刑薄斂為眼目彼寄其師輩對上師彼陷節正申制樾可經之
晉國師○衆愆王問曰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論其強盛天下
諸侯之國無過之者此臣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
敗兵而長子被西為秦人所侵要失河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喪
又為秦人所辱不能抗是寡人恥恥於先人也今欲為先人一洗
此晉國不知作何先世之恥乃可報耶先世者乃晉國開國之君
及先人者指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伐之趙魏比死者一十萬
意惠王三十年伐之趙魏救韓擊齊齊太子申殺將軍田忌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
戰於馬陵齊虜魏將軍龐涓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於馬陵齊虜魏將軍龐涓
信為燕而背約相攻見襲魏兵公子卬恐秦取魏少梁而距秦道約而相攻見襲魏兵公子卬
帶而與秦會擊之已歛兵甲士卒之衆使太子申圍魏襄王之兩軍相距於馬陵齊虜魏將軍龐涓
使魏王之西河以和親退兵去安邑從都梁之地獻於秦昭襄王之時魏襄王六年楚

率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率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束草爲人以爲從葬之飾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當未嘗刻而忘於情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張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威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絳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定以勢言兵革軍旅也一以權言政令一統也
就能節○王因問曰今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統一之
孰能一○吾又對曰一之非難亦視其君何如耳惟以不愛心以
不嗜殺○吾爲善而不增乎殺人者爲能統一之
好生爲善而不增乎殺人者爲能統一之
嗜殺包括廣凡刑罰稅斂興兵構怨皆能殺人不但操刀也不增
殺三字若盡許多仁政能一之三字正含下民饑寒在內苟能回
殺機爲生若盡許多仁政能一之三字正含下民饑寒在內苟能回
殺機爲生若盡許多仁政能一之三字正含下民饑寒在內苟能回
具只是理勢自然如此生不嗜殺物之心必得天下地之
此心然後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百實萬民之心也收之直是
與之節○王復問曰當今列國分土而治民各有主孰能舍其主而
不歸與乎
孰能與之指民言蓋謂列國各有封疆則各重地而守之民欲舍
彼趨此必在所制之分明有憎君所棄之意故孟子下文以誰
能棄之爲說
天下節○善復對曰天下之民見有不嗜殺之君其不歸心與之也
王亦知夫苗平當七月之間天時亢旱苗之君意已枯槁矣此正
望雨之時也天乃油然作雲即沛然而下兩則苗之枯槁者盡蘇
然而興起如是得而禦止之知苗則知民矣今夫天天
與王就下趨之欲人之望雨然矣誠王之是也民之歸之且水之
趨走就下其勢誰禦止之所謂天下莫不與者此也吾
如有以一君如一大旱之望雨然矣誠王之是也民之歸之且水之
下之君以嗜殺人者出於其間則天下之人爲牧民爲人者出於其間則天下之人爲牧民爲人者出於其間則天下之人爲牧民爲

若獄事節○曰王曰保民乃人倉之大德凉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
曰王曰夫何由吾可以王曰臣胡欲
臣王生曰王曰坐曰對於上有牛曰堂下曰見之間王之臣
何往王者一齊王曰對於上有牛曰堂下曰見之間王之臣
舍之者一齊王曰對於上有牛曰堂下曰見之間王之臣
曰王苦者此對於上有牛曰堂下曰見之間王之臣
爵王取舍不不牛之殺怒若無牛曰若茹
爵王取舍不不牛之殺怒若無牛曰若茹
爵王取舍不不牛之殺怒若無牛曰若茹

認了發字則本心終不能反求而自得矣故下文急以無傷也教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戰栗之狀所聞胡齕之語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無傷節○孟子也因齊中得全之解曰以小易大百姓怨怒之意令大百姓怨怒之心殺牛之心殺羊不忍而止見善而可以遍見乃所行之殿之離巧也術此理蓋盡之意爲人之解曰以小易

心以而大之過施
之人則親
親親且親
仁義之
古之帝王其功業所以
顯然
可見
之
之
之

不用力焉興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出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曰仁者無敵今王發政施仁斯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矣如此則其民之父母也將奚爲其父母之所歸乎如此則無敵焉王如曰何由而可曰王如好殺人則人皆畏之如好生人則人皆愛之王如欲王王之道乎曰王如能一反其政則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賈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蠻夷之教也學夷學化螢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胡老反○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瑒家上之擅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類素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名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賈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蠻夷之教也學夷學化螢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他日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仕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賈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蠻夷之教也學夷學化螢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南蠻之聲似之指許也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鴂亦作鶗古役反○鴂博勞也惡聲之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尊賢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問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墨亦反其本矣善與鄒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莫敵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墨子若者以同全實同草盖於旨此墨子子墨子所民○墨子深于子之下人道親厚上以墨子之在之葬道親厚上以墨子之在之葬道親厚上以墨子之在之葬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彊歸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答之俱未說到人君上與衆樂事亦只是多人未便是百姓孟子說漸引入百姓身上去臣請節○孟子曰王欲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從可知也臣請爲王一陳之於前可乎人情則亦不遠於人情吾樂二字是起下兩節說蓋王既明於人情而好樂無因此可離而可理此百姓皆可與樂矣故請爲王言樂

今王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之所擊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今王田獵車馬之盛羽旄之美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鼓樂之音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田獵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今王與民同樂則王者之樂也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也今王與民同樂則王者之樂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宣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謹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譬告精切如此而叢固己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異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庶足也此所讀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

牧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治平聲皆放此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是長

勿王常保大

好請好不國說需在天天天自意是是之人天國也下此字理可以此境

默為願怠大大狄大彼殄文王各略必恭大之不之富交證期連也祖

矣惟其節天人事時厥王句引分大而自麗得量侯鄭也之知而知

民高勢勢○種非小事慢事論古優國字有注不惻故一交層義反有

天物之之夫行民衷之二見也作劣雖之鄭以然怛能問鄭故理事連

者一在在大成夷大猶語大句證然見之物字創仁舍自之大之高不

猶體入已之於也王為自雅錢見亦優心故字理者容是道王當小然王有

理而安誠字吳句事以是只本我可臉自注易之之入息當小然王有

而氣分心小身踐昆小說取非為互而不主事當意之學以國又大勢

行歡自愛小請與夷事大顯大其著事能麗字然仁不衆此也知國為

順有守人之為吳在大王之王大非之已言只故者恭寧為而時也能

特以而而事臣夫遲至事昆比則謂之乃大是下見爛之法無勢而以

而容不自大要羌岐文大夷亦當仁這是事字專理但意矣事之反大

勳保戮然眞請戰後王王鯢姑如看尤大小之以而故事獵得鏡不事事小

而乎這合非為敗其時時戎嚴為不不者雖若理不能大驚得鏡句不夷而為

規天理理理者保事其昆句作與能戮之未事言見矜事踐然此其小為其

模下乃乃之吳樣獵勢夷見樣文事麼仁足之之勢人小國能可攜

有吾長樂當敷會罵剛猶女子王大乃小見耳大智之大也以證字

以見乎乎然越積則弱強王不我智見事其故之者惡慟而都而小也之

保九天天也龍吳居文大事必為者小大仁注於則而都寧事惟心

安有者者天兵王邠王大之分其不者猶主小業不是事大智是

乎之也也也歸追時事王之大小能之未小心非明較惡小事大智是

一內樂以以圖也之常大智則事智是國言必理寬小事大智是

國皆天小大之獨則受略小當小仁見鏡小有勢洪念吳而當故

吾在者事事乃鑒為其若智如也智其或之事勢仁仁此盡明湯

見所天大小令郎以侵不注大下雖智不事之之者者其敏大

薄內並同○莊暴齊臣也

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嬖色者嗜其好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閱與之與平聲樂樂

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覺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羣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感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鄙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奏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樂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讀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放鄭聲黜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黜孔子之言為邪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始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之所去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驚奏於教蒐場圃之中故度閒獮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博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易音

初蒐音搜○芻側俱反○蕘音饒○雉直里反○兔音吐○臣殆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麋入國而問禁國外西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注嶧鳥別也意實者恒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為實者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為實者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為實者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為實者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為實者今字誇張之意亦字對自己言寧宮是王所自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宮者一嶧有詩張

瑣也不得為民師○夫同樂於民不必盡徵諸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吾

日養景公問於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教令欲聽於二山復濟滯而南行至於琅邪境上但思昔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所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隅為可比於先王遊豫時

引齊景者以為說故省其欲比先王之易於動聽也酒肉曼聞古省方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

省敬即至先王之遊觀即所謂敬補於耨而朝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

在遊觀即至先王之遊觀即所謂敬補於耨而朝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

邪者皆果矣大成出金則所謂敬補於耨而朝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而又巡狩觀民耕耨而比之先王遊豫時

學子○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雍者不師者

君此問也令以時巡狩者行之者先王之法度所守者巡狩者行之者先王之法度所守者巡狩者行之者先王之法度所守者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觀爰於天下之民衡與横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蹙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距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舉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鄙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所被之休白上所與謂之助遊豫霑霑分合養分則遊是巡遊豫霑言亦敬諸慶及二句是巡遊也上巡狩即所以遊樂也句是量亦咏歌非言非典遊逸合巡遊及見王者動無非典也

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養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而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觀爰於天下之民旅衆也遏討作整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民正臣之忠愛也之美大之於君之欲罪之惡王之失事之事有今日之一使能不即於流而連尼之人吉相悅雖公行如何他人著不是活法過法見法法弊然此彼只番爲所

樂晏子因晏子對齊景公曰古之聖王之樂也上以交鄰國下以養其民民樂其樂而樂其樂也今君之樂鼓樂於此乎舉而民皆舉首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鼓樂於此乎舉而民皆舉首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乎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臣之所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之為阱也不亦宜乎

齊人傳之曰方七十里殺人者如殺人一國之人皆以為大王之囿方七百里民之為阱也宜乎

曰文王之囿方百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百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之為阱也宜乎

曰臣始至於境問其大政而後敢入聞齊之大政而後敢入聞齊之禁令而後敢入聞齊之禁令而後敢入聞齊之禁令

時政音行王政就政行王政曰夫昔者文王之政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少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王如此則何爲不行也王曰我有疾寡人好貨可以王乎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此則何爲不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王如此則何爲不王

孟子曰齊人將築薛王使人聽之孟子見齊宣王曰臘者有人將爲大山乎必曰爲之則必成之矣王曰若是則何爲而可矣曰若是則何爲而可矣曰若是則何爲而可矣

政自可以鮑請而王天下矣此所謂以不必飯也
太王可王色亦無書曰在爰及姜女不可
事事只爰及四字取三字好色同民惡在無怨氣嗟上見殷無
厥二字好色先王之詩大王公劉皆有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
言好色先王之詩大王公劉皆有以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又問曰設使為士師者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獄
不當職業不修王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立人之朝而曠職如是
臣言
士師節○孟子
非可用之臣也宣王去之
士師為司寇之屬官士之長也士師之屬鄉士遂士
遂士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六鄉之獄
掌六遂之獄士師為諸士之長
士失職刑罰不當皆士師為之故尊稱士師此如之何就
君言節○孟子因問曰然則為一國之君政事蹉跎人民危困而四
境
孟子
王問治刑罰不當四境不治者乘欲之節法卽不治者卽四境不治
臣為全心答曰無傷心之兩節前後全事寫他是四境不治者卽
邪利專邪利專在諸侯之間專在諸侯之間專在諸侯之間

樂如字欲勝里反招與韶同音教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會聚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緱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善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繼
之以為臣能善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實隨壁不同然其心
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
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
太山明堂周
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廣時遭址尚在人
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
居之也王聞當毀之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
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以處之孟子此言蓋欲王反己自責處己下
問也王乃歎以顧左而言及於他其明於責人而陳於責己
如此因王之問而直則之四境不治亦只是大綱令訓不善齊王身
上顧左右而言他亦見他無所惜無所懼之意孟子之意蓋如不聽見者然此則
自不能容矣懼於自責風於下問法自為他開兩條路則自不暇顧解則
明是閒治之何物故論章全旨○此齊王纔於進退人才而發王無親臣一句正發
上如不得已四字全章精神正所謂慎
其如不得已處未節說致為民父母以完結一
慎字之意也下節然後字重重個字正
故國節○孟子謂齊宣王曰從來久遠之故國如喬木世臣皆所直
有然所謂故國者非喬木之謂也蓋喬木
有無足重惟老成故舊之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此故國之所
主已無可親近一日昨日所用之人今日亡去而不知者則親信
盡而不親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親臣以今日之親臣
之臣可知既親親知無臣安望他日起有世臣而為故國乎
故賢以為民望故曾說者世臣以為親親世臣不知有民莫不知有國
世臣以敵國引起親親世臣見今日當預養國臣又代為
故臣以敵國起世臣先世有大勳勞於國而君以國君
世世臣酒幕世勳舊蓋自其先世有大勳勞於國而君以國君
地也世臣酒幕世勳舊蓋自其先世有大勳勞於國而君以國君
也世臣酒幕世勳舊蓋自其先世有大勳勞於國而君以國君
世

放桀節○書宣王問曰世傳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有
此事乎否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誓之戰紀於武成傳記
載有此說矣
一章獨在
紂不待問而知其有矣乃以有諸為問者便有臣弒其君
之義於齊王問曰世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牧野有
此事乎否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誓之戰紀於武成傳記
載有此說矣

可殺節○且惟聲音如聞人之公論故
皆曰可殺則其論公矣然後因而寡之必貫見其罪之可殺焉然後
而世於國人之公論故
從而殺之也其殺之也
曰國人殺之也謂天命刑殺是謂天討天之視聽在民故察輿論
進人才是當二者皆國之大事故因論進賢而帶及用刑此節只
多咨之絕意意各有分別節中未可勿聽蓋字字見正
競競謹慎意然後去之非既在位而盡之不遽也則為退也
如此節○夫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然後為民之父母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

放桀節○書宣王問曰世傳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有
此事乎否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誓之戰紀於武成傳記
載有此說矣
一章獨在
紂不待問而知其有矣乃以有諸為問者便有臣弒其君
之義於齊王問曰世傳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牧野有
此事乎否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誓之戰紀於武成傳記
載有此說矣

尚
所
如
此節○夫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然後為民之父母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
經過不蓋重在玩注意可見
之大事故因論進賢而帶及用刑此節只
惡之大惡可見
節而大惡可見
仁者宜用賢上方合目然後二字是雜詞
賢人心培植圖脈以成故國也
如此聽承上二節意但宜倒重用
全要得他姓賢能而已如此
然後民父母可親臣世而固結人君方可其親臣
民父母可親臣世而固結人君方可其親臣
民父母可親臣世而固結人君方可其親臣

下是孟子即民心而深明戮之不可取文武一段是屬他兩個或
謂未節○是答他取之何如昔燕有噲子之之亂齊人奏其亂而興師代燕使蘇秦
勝齊之人燕建蘇秦以遊說聽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秦相子之婚欲得
燕王噲曰齊國以燕王噲問曰齊國其可乎對曰不可代燕者是人也燕王噲
故封子之為燕王子之三年燕大亂齊宣王因燕之亂而伐燕之燕王噲已死
燕人畔齊王使太子平將而伐燕燕人共立燕王噲之太子平為王是為昭王
燕王噲之時國人皆以為當立太子平而子之又篡之故國亂而太子平誅
子之之篡國人皆以為當立公子職而燕人立之是為昭王昭王收燕之亡
餘而修之燕國以復強齊乘燕之亡而伐之燕幾滅國燕人共立公子職為
昭王昭王之子曰武成王武成王之子曰孝王孝王之子曰今王今王即位
之三年齊人伐燕取其三城燕人不堪其虐而反其君燕人既立其君而
齊人未有能救燕者今齊人既已破燕而燕人皆欲為其君而反之齊人
謀曰何為而可乎對曰聞燕人之所為而為之者而已矣今萬乘之齊
而為匹夫之燕而能勝之者天也天而不為其殃必受其咎今取之
而燕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
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
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
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
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
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
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
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
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
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
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
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
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
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
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
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
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
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
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
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
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
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
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
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
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
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
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
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
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
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
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
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
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
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
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
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
之所欲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
而天與之其民不悅而又益強天之所與人之所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今之人行之者齊宣王是也今取燕民之所欲而天與
之其

齊王舉相王之兵約之前之盃之有寇得取取齊以萬萬只非取天意王音聆而迎而益故上勿上於眾寇笠德國節節之○夫理欲如此取也孟子預先言知意聞之後孟子而知天民

能之兵約之前之盃之有寇得取取齊以萬萬只非取天意王音聆而迎而益故上勿上於眾寇笠德國節節之○夫理欲如此取也孟子預先言知意聞之後孟子而知天民

行間來迎勸失由子貪是見燕民說也旬五他火教齊王奈師者國夫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行間來迎勸失由子貪是見燕民說也旬五他火教齊王奈師者國夫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政亦快兵○非王勤至事其燕之亦兩見矣熟齊者耳此豈益王豈燕知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政亦快兵○非王勤至事其燕之亦兩見矣熟齊者耳此豈益王豈燕知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於侵寡將齊生德齊方燕有悅堰如字之者熟齊者耳此豈益王豈燕知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於侵寡將齊生德齊方燕有悅堰如字之者熟齊者耳此豈益王豈燕知伐欲如此取先言商度取民孟子

天人人謀人因出王○燕是如殷而而已是歸煮熟正有王天命

天人人謀人因出王○燕是如殷而而已是歸煮熟正有王天命

下甚者伐伐燕無以燕見下兵止之兄便兵是如已之得求彼面而以燕之心

下甚者伐伐燕無以燕見下兵止之兄便兵是如已之得求彼面而以燕之心

者矣事齊燕燕以燕見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者矣事齊燕燕以燕見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過去勢以不謀也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過去勢以不謀也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是子至致鄒也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是子至致鄒也代只兵日原有是取之亦非宜暴燕心待乃國燕人

也對此燕孟子王是當以故弟可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也對此燕孟子王是當以故弟可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今曰帝齊子是當以故弟可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今曰帝齊子是當以故弟可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舜臣何王之宣燕仁為宗取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舜臣何王之宣燕仁為宗取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國聞崇丞言是止齊書待齊取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國聞崇丞言是止齊書待齊取之亦理無注三王其以燕之心

地古以曰覺兵之天王殺朝重曰也作正宰是燕打句欲取民政暴姓處一聞人

地古以曰覺兵之天王殺朝重曰也作正宰是燕打句欲取民政暴姓處一聞人

方之待自秦策下與而水一解後正穿求燕今之拯處可在齊心人

方之待自秦策下與而水一解後正穿求燕今之拯處可在齊心人

干帝之事勝仍以去深殺之益深從分後所上壁以燕苛水火之故食齊心人

干帝之事勝仍以去深殺之益深從分後所上壁以燕苛水火之故食齊心人

里王而人而是上子致歐意如明上水以安者俠中蠻之故食齊心人

里王而人而是上子致歐意如明上水以安者俠中蠻之故食齊心人

之有可取取牧皆謀歐息矣火是駁齊王燕者傳之故食齊心人

之有可取取牧皆謀歐息矣火是駁齊王燕者傳之故食齊心人

體以康萊之他齊聽其然鮮當熟齊王而而深者之樂今以

體以康萊之他齊聽其然鮮當熟齊王而而深者之樂今以

諸七其之於皇以王兵之稱熟已駁進之已望

諸七其之於皇以王兵之稱熟已駁進之已望

侯十兵後諸仁所尚義以欲得燕未能

侯十兵後諸仁所尚義以欲得燕未能

伐里於諸列救招燕

伐里於諸列救招燕

已之未侯國其兵

已之未侯國其兵

則小發多諸侯

則小發多諸侯

是國乎蹤

是國乎蹤

此而先說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匱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已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賢平聲○如不得已言確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賢平聲○如不得已言確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臣弒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弒君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至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玉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三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人所學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封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孟子曰此事斷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蘇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五誥反後胡禮反○兩引我后后來其蘇書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雩祈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奈何只得遷徙以圖在耳此節重不得已三字見遷非有國者之常法此只敍事正意仍在下節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魯君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沮君曰君之所以待匹夫匹婦者以車馬衣裘容從而觀之今番君之乘輿已在館矣而未見乎子之顏色是必臧倉之毀君而君之所以不果來也曰何也有人於此愛其子善葬之而棺椁美與哉曰然曰何以不葬於大夫之側乎曰子之所以葬親者何也曰以其貴賤也曰吾子之葬親也上有大夫而下有士子之葬親也上有大夫而下無士子曰吾葬吾親也何擇焉曰無擇焉曰吾子之言葬親也擇焉曰何也曰有所擇焉曰何也曰擇善而從之今番君之所行也曰未聞番君之所行也曰番君之所行也曰未聞番君之所行也曰番君之所行也曰未聞番君之所行也曰

歟如此當聽之於天耳

君無尤焉民上愛夫言扶○轉訊鐵轉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鄰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師其凱樂故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眼目也穆公不能及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謬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楚事乎閒去聲○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書一說也效猶致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怒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借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夫當扶强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强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梁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

○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篤守常法盡邃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權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
驟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
謂無謀去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爲儌倖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備馬也孟子前喪
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
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
言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用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晏子齊大夫名嬰平仲謚也○此以齊王反手旬為綱以德字為主以勝勢二字為目以德而王則無時而不有時而王則無時而不有時勢而王則無時而不有時勢而王則無時而不有時勢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蹙于六反鄙音拂又曾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鮑瞿色也曾之言則也烈卷光也桓公霸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遠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管之伯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吳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運○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願望也

孟子言也願名也曰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運○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願望也

願名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而後以管仲爲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玩其相擬之正注任正烈見專字只是正烈見專四十餘年正烈卑卑只久則專只是正烈見專四十餘年正烈卑卑只久則專只是正烈見專四十餘年正烈卑卑只久則專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啓衍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輔音潮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歛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百餘年世故家舊臣之家也殷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句絕承俱音時之難尺地至未是言勢之難攀說以截看賢聖之德是言之難見其勢之易自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是千里之國今齊地亦至四方千里而已夏后殷周已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雖犬吠雞鳴相聞而民不能一民夫土地不廣民不眾人不多而方百里起者不可以尺土一民更招集之令不待改辟而地廣民眾而已矣故曰王者之政必先經界經界既正而井田之法可行也

機微子之句見數在上句下言微子之去殷故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啓王子比干箕子也

機機不會住只是自己一個自己一個各自一個各自一個各自

也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終能養氣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孫丑

加齊卿相○孫丑問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加皆加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天下之事易由此而建功業天下之小則霸難大則王若今其心日加四大任將否怪矣其四至位足而曰固然無疑容乎任時至夫大而曰足以加王丑王容乎任時至夫大而曰足以加王丑王容乎任時至夫大而曰足以加王丑王

不動節○丑曰凡主帥勝負乃兵家之常事有道其平孟乃能不動心者有道乎孟子告子大概不動心亦有道也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身節所肌膚不主黝一下士黝所出有會子孟子是問動有固乎孟子曰人以一心而應天下之事不惟有平孟子告子大概不動心者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失志氣之帥也氣體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論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則皆致兩出得其曰不不與只悔得是是不是是下氣其固至而敬禍命者然理
源[illegible]無下勿平夫於志急正得氣是墟於不達告不文者充富檢聽志乎之
暴問求意志者方於未於皆不伏心去事子知知夫備敬禍命者然理
以她於注氣勿得本必心不去罪知求之制言言豈之以然於主要於
防持氣中之求此然皆勿理捨以應曉理心也莫可用持氣志率其不
於志之三帥於特亦氣求會制稱事觀皆之不氣戒此之而亦乎極遊
外無設固以心就只使於兩蓋其接其由訣得其內而曰志一而而
所暴則手下則告就之氣不告差物論心言於捉外不充之身義心
以都無兩句斷于力惟所得子失偶性中是心巳本失則卒而之亦
養是暴亦句乎之制將以是只知有敬毅己即安未教所徒段則蓋
氣養其字是不病其心爲受就于差章理之不吉求此女育以也使不之
之氣氣及歲可而心把可病心容失麗正得助于相明違夫平可無
流中爲即他但姑上捉昏規上當心覺明不其告地之此志氣者理
要事重字勿不取說得蓋原理恭上屢明不得於不養體志而固國之
心持然妙求就之若定氣盛會足有嗣書者於之其之曰氣不也
言志須甚於亦耳正會之兩硬容所終反如氣道於用即之可既
志以於論氣也非齋氣失勿把當不不求言是於道氣亦則將而先
者直平理之直謂急不固求定量安肯於性不言即也氣亦即所即可於
志其中則認至其於求能見箇之也思心不聲氣不求外者
以內暑持俱下能本而使也心類正之乃當於隨性也之其
心所高其受知持則直心無要乃他隨更心也之不理得四於者用告
之以側志抑言志必求自他求可不求言句
動潤蔽爲撙節也須於安反不他求不理得句心
而氣方量說方若敬心然工動不於見遇言事心
有之不此非說不守故心夫言安氣不只事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失志氣之帥也氣體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目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氣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長○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職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由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算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纔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配道

大有便

氣義能宜石段害直
之之之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閑暫也擢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惓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暫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家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暫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知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看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養氣之節度也閑暫也擢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惓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暫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家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暫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知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看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

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

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氏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大會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言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古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窮閭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以知因於詖理不正心故一之何邊言謂集義多言始此知言而政淫自已鑄之也邊言詖遁辭義自叛淫正心義多言始此知言而政淫自已鑄之也邊言詖遁辭義

開那去半然邪又言之一樣然所而鄙天者至既邪覺因相滋詖遁辭節

既邊說是是陂所在蔽纏遁知當下如離妄道其而背愈已邊於又志

離陷不悉說對蔽見知見病其以之此聖於之困支是入不一本丑持

問則去說得平者義揚病症所知言若人政病窮吾謂急已邊於又志

去於因愈本言何不墨迹也究言哉告復則曰而鄙邪淫至是心問在

蔽遁別誕淫只在見為便蔽覺為此子起凡也離閃鄙為於謂心曰其

人半模倉關是非仁我識陷纏生吾不亦一既通屢吾私高跛明夫中

話邊些說將於徒說病病離在上之彌必趨生故學知欲說辭乎子矣

離深語愈其平泛辭受無病知四不於從一於也其其之爾吾理養

一入頭辟言正然知之四是言句動言吾動心夫說心所臉知然氣

發而以連之道知其說所言時是心勿生皆則此以之迷放其後之

都不來那旨理其所是宇之知因所求心不隨蔽求陷陞蕩心其說

答能文一及說有蔽各要心之外以於害當之陷勝全故而中言既

不出蓋邊殫着蔽是一看所故而異心政理隱離是與也無見無關

來陷所道蔽一也就說跛謂纏知於則事而樂病謂正淫所理病命

知滿謂理衍邊下其辭有病謂其告已之有刑之邊理之歸不若矣

何既相都知遺放辭其許漂之所于之說害政失辭判不宿邊任如

不深因理水却此知蔽多也知由也言而於俱不吾然已是為其何

鶴自也沒之一說何一樣孟言來且不事失但知離必謂私偏謂

辭於蔽了泛邊謂樣在被子蔽下不易其其見其異奸淫欲曲之

之正是正溢故偏蔽見蔽知淫六能矣幾中之心故為辭之之知

由理遮理四謂陂偏仁亦言邪句知吾決而言既也異吾所見言

說翻却全出之偏知不有知遺是何所然有者離邪蔽知陰蔽曰

而離了背一說對其見許明是卻足謂相舍有正之與其蔽着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則速孔子也曾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冶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視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著惟在於此於此不問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娃汙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屈尊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以己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味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憑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憑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樂惡辱人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躐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桑彼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愚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賞之以爲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無不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文上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已求者大甲商書篇名孽鳥也違遷也活生也書作逭逭偕緩也此言鳥之自已求者○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管仲也孫叔敖舉於海管仲相齊桑公霸諸侯孫叔敖相楚莊王霸諸侯皆舉賢人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業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而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俗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孝行天命謂之天吏慶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心爲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虛靈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個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惻隱之心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側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皆廣○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滿充之則四海皆露亦言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謂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物欲蔽之耳○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函甲

為人人類者惻隱之由恥人人皆有之是人之心本非不
此惡人人皆有之是人之心本非不
節則皆也人陸文節曰是便是有後起時之心人故泛泛上之心處先矣
只必有理有之於○前由此的常道治來正而也嚴排看此
了以若所不心前起時之心人故泛泛上之心處先矣
得為無言者則而此的常道治來正而也嚴排看此
上非鄙詐未著恶乍了名名非內也嚴安主
又此讀則有惡傷見一事意講意無是正安
人心之必不謙之一事意講意無是正安
皆不心傷神曾講意無是正安
有人則使惡是不魏之可
三人非去者非動之可
字皆人已此之於可見
是有類理所人可者生
字若也所人可者生
緊無知當人知若生
後是其識皆矣無恤
上非為則有如惻死
焉之善必若已隱人
于心則無有之之同
入則必以善不心同
井非以與惡善則情
一人為人之未善人有
事類是此心有人有
說也知心則不類傷
無其亦非差也篇

聖人之學文章人人皆有作頭樣子以為張充之的者是上節注脚下面五節總言
人之運做極上個看知人說皆有之之暫能上節注脚下面五節總言
人之運做極上個看知人說皆有之之暫能上節注脚下面五節總言
勿要耳相似敬下節即
獨勉非母其之所
為人人類者惻隱之由
此惡人人皆有之是人之心本非不
節則皆也人陸文節曰是便是有後起時之心人故泛泛上之心處先矣
只必有理有之於○前由此的常道治來正而也嚴排看此
了以若所不心前起時之心人故泛泛上之心處先矣
得為無言者則而此的常道治來正而也嚴排看此
上非鄙詐未著恶乍了名名非內也嚴安主
又此讀則有惡傷見一事意講意無是正安
人心之必不謙之一事意講意無是正安
皆不心傷神曾講意無是正安
有人則使惡是不魏之可
三人非去者非動之可
字皆人已此之於可見
是有類理所人可者生
字若也所人可者生
緊無知當人知若生
後是其識皆矣無恤
上非為則有如惻死
焉之善必若已隱人
于心則無有之之同
入則必以善不心同
井非以與惡善則情
一人為人之未善人有
事類是此心有人有
說也知心則不類傷
無其亦非差也篇

智之事性外讓之側
人是知人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自是人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端有節歡四人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其者端有節歡四人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君也而自身然四人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者謂其觀決此○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也君不然乎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為君人不能有端四乎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臣能者是四本正不之看有其雖意承性上善中無外情正是是一看態性原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者者是不體指可便見一著迎原性之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圖是不體指可便見一著迎原性之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不不以也而人凡有各錯便性之於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忍以先既留人內個就便本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薄先王是有此之全他知內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待王自人者察所體便驗知發深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其待待皆人識有推有充而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君其而有有而者有推有充而性心人乃智是之是中惡也之人中有是仁
而君甘之是則心以為構之個之四人決皆能於不善之故耳即物充體之之
人而重其人決皆能於不善之故耳即物充體之之
君重其身然有充之個之四人決皆能於不善之故耳即物充體之之
又其君於矣四地耳即物充體之之
豈君於不善之故耳即物充體之之
可自不善之故耳即物充體之之
為其之地耳即物充體之之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
智不智故不知麗義之所在如恥之真知為仁此亦因人
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
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孟子
己而由人乎哉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善其得聞而改
之其勇於自脩
知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
有過不喜人規知證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嗚呼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
則拜書曰禹拜昌言堯不待有過大舜有大
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人皆有之是矣人之心本非不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矣人之心本非不
如路人之仁也巫者為人厭輒利人之生匠
者作為相桎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揚於虞反夫音扶○理有
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
事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
之旨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智者在人則為本心全
義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不仁
大知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役而恥為役由弓

矢人豈非外是人之全言○此仁亦人之數時君因尊明其必有亦便合一能字意之四端人之指行不之四端以

為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

羣樂昔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善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發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潔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句貼最先兼統四者仁爲本心之全德乃兼統仁義禮智也仁義二句貼翻字仁者四句貼尊字天理二句固見至安人當二句尤見永安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不知人和也章甲也栗戮也委棄也言已就是從人取人之見就是取句人下特加一樂字以其無所聖人之心是之心是之心是

此先時人者而不教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乎夫言扶下同○禮曰父母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駕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曰豈謂是與曾子以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昔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辭也仲子擴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聲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景子曰否非此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助之極非惟一國之規亦近者乎其意況天下皆然愼從之守不固宜天下上下之誠即句民正三心惑以國之人得銷華辭上國即親戚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極亦不但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慊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齊德平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言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敎敎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明之亦爲家日可召之義明亦近乎戚亦畔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極亦不但

王出使人出令使人得銷華辭上國之極非惟一國之規亦近者乎其意況天下皆然○義

王使人出令使人得銷華辭上國之極非惟一國之規亦近者乎其意況天下皆然○義

明朝見出之見朝明王疾王勝順此天之天時地利人和爲無不可知乃知齊王不而曰可乎孟子曰昨日有疾今日愈之何不弔

使吾以道人得銷華辭上國之極非惟一國之規亦近者乎其意況天下皆然○義

使吾以道人得銷華辭上國之極非惟一國之規亦近者乎其意況天下皆然○義

拿召之孟子之使在外則君臣之分不可已也句辭見孟子只故不說辭於他而王不合注不恭召召之往來二句失將非禮欲而王不相疾王正出孟子明於亦不以誠而但

而出見曰而朝不師可孟子在居師位與受緣而守官者不同在王辭可就召將不

之章在之銳時勞○子節以矣丑然意全人民得利又以是得宰調域之得民三心愼從之況其守不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極亦不但

節節節

敬與之論齒卽曾子所言之仁義而不操於彼之富爵者也然則在朝廷者不過遂尊爵是也

之一耳惡得有其爵之一哉慢夫齒與德之二哉

敬王聖人之說敬只是主一不容他意所謂齒爵是也

景王不能用孟子就文王之說敬只是主一不容他意所謂齒爵是也

齊宣王問卿曾子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喻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責之若臣事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責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聽而不聽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蚳鼃曰予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如字音餘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形罰之致猶還也不中者蚳鼃誄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誄孟子道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守

以行之全徒又無君子而以貨賄致乎是人利而乃義此貨不受者人之所受也是人之利而乃義此貨不受者人之所受也是人之利而乃義此貨不受者人之所受也

不受可以不受可以不受可以

有財書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憾乎比必二反憾音戀○比化者死者也憾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銀乎言明之也者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遂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壁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燕可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燕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而有餘稱殺人安得以蛾蠅之去譏我也此節正明齊己去就各有其道蛾蠅可以去則去孟子可以留則留矣全篇見已見○此二則甚己所處之大夫與臣之職不同而為君所制也不得其言為君所見在蛾蠅當去緊此四句引起下三句然亦見在蛾蠅當去緊此四句引起下三句然亦見在蛾蠅當去緊此四句引起下三句然亦

其心而亦陷不同生變寫死曰化
魏也閔○兩節亦吾節○向之得委其心而不自意是爲天下憎此財物而薄於其
乎木之吾閔之君子不因天下財物之裨而致傾薄於其親子何疑
此是引太美句注作路直順木若以美然句注此物二字泛就喪葬之禮
專指棺槨以棺爲也天下指云世上
沈同不罪全旨○此見齊人上節就論燕見燕有可伐之
罪下節齊人伐燕明可字下節只發
沈同○燕王字齊人上節燕燕之人
問燕可伐○燕王二字私喻於齊是一章之國內大亂齊欲乘
其沈同以意問諜位其相子之斷
伐燕而已意沈同可伐也私喻於邪傳天下國
燕亂而伐燕沈同之罪可伐也孟子曰燕土國人民受之天子
燕燕王答

易暴亦可也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曰殺人之人可殺則將奉與之士師曰可殺則殺之下之獄專之軍中與國一今將伐之齊伐燕齊伐燕齊人伐燕燕人畏燕燕人為之字喻曰此私伐人之人殺人之人為以燕人之燕人之燕人之

知其不可也知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舍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意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離譟者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當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讚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當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知下文賤丈夫意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讚治其舉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羅罔網取之也從而征之讚人憑其專利故就征其我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虛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孙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殺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以代已專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有所私於親戚間獨不亦異哉季孫之言如此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蓋宿也繆公魯君子思常懷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魯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貴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虛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絕子乎長上聲○尹士齊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客欲留行當恆言於王待其悔悟因奉王命方可今曰欲爲明是客不而已意見也不應乃然言悅其陽几臥示不欲見人其夫之行不敢輕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臨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濡滯濡濕也

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曰長者以道乎子爲欲爲王留行乎王命宿於晝○孟子自謂我自欲爲王留我是所宿於晝○孟子自謂我自欲爲王留我而言輕重自望王留命行而去王命

予心猶以爲遷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心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遷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由是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樸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繹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誅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覩晝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嘗溫民瘼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達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

有倫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休地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周謂又況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世王者可人人也君天子曰猶也

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識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雖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變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謬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憑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最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書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滕文章全目○此以性善爲主前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實其人後滕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條交鄰之禮孟子時在宋過宋而見孟子蓋幾條好而急親賢亦可見天性之善而有人聖之基矣

世子即太子乃天子之嫡長世乃分曰世子行使將未定世子曰後有大下國家之計見孟子是綱條而急親賢即此便見性善也未滿曰爲人臣子之道事大國之禮當如是也

立國之意有定分也

孟子即孟子也○此節孟子有性善原無惡之意故曰性本善而上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必可爲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此節是敘語見前句一串說世子言者非一而大旨不外此俱要貼此節敘語見前句一串說世子言者非一而大旨不外此俱要貼

敢告世子講說道性善是直說其理渾然先他指個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道性善必去聖人不遠矣故氣質中出其本然之體而原爲後學故勇於自信而不疑焉

希聖之勇必去聖人不遠矣故氣質中出其本然之體而原爲後學故勇於自信而不疑焉

性善充之則堯舜者人之所共有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蓋以其能盡其性善之量而已故曰性善充之則堯舜者人之所共有也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蓋以其能盡其性善之量而已故曰

性而充之則堯舜可學而至也蓋到堯舜的地位方爲盡性善故曰性而充之則堯舜可學而至也蓋到堯舜的地位方爲盡性善故曰

一言盡性善下文即以性善天下單相體便與爲人說不待外求也故注即以義仁即性善之實義仁即性善之實

盡性善下文即以性善天下單相體便與爲人說不待外求也故注即以義仁即性善之實義仁即性善之實

性善不成聖人

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堯舜此道衆人亦此道道既無二吾安得有二說哉

世子之復見自是疑性不必皆善人永必皆可為堯舜故孟子不倪他發問便爾一語說下句句皆善人人見其無容疑道正此道字即性字個個說便了指性說個道字個個說便了指性說個道字個個說便了指性說個道

喪其哀而世子之然友之鄒問
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世子之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
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
者蓋悲哀之情痛切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
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
本孔子告樂正子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
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經也
不錯曰斬衰縗之日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
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
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
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
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
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
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
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安雖或不同不可改
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騁試劒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白君薨懸於家
宰歡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皆去聲復扶又反歡川悅反○
不我足猶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
然其不敢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嘗責之於
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歡飲也深墨其墨色也

即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
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諸侯五月而
葬未葬居倚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故戒
也可君曰知繼有圖謀武曰皆聽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
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蔽於流俗之算是以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歆發其良心矣是以
至此而哀痛之就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惕其前行之不足以
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四句者見事方終而即早爲成就之計民之不自緩爲可如即
是戒節○然復於世子必曾以命率百官不敢不盡人臣之分也
友曾子之友也○曾子曰吾聞之曾子曰孟子之言蓋是送終之禮在
居廬守喪自不當以倡率百官人臣之分也○曾子曰吾聞之曾子曰孟子之言蓋是送終之禮在
無不喜之色但見命令而已悅於此而服喪蓋亦人子之情也○問曰孟子之言蓋是送終之禮在
下必不敢不盡其禮相與稱曰善矣然皆善於孟子矣可見世子之言而直承之
曰然曰是也○五月居廬未有命令而自盡其哀而已然世子自子之時因感於人之死而感時而發自是在世子之

一歛會語服默從上注下非會頌賢君實會也故下捧為富不仁云云陽虎節○音陽虎有言曰為富則必多取病仁矣為仁則必不得富矣虎本不仁即陽虎節○音陽虎有言曰為富則必多取病仁矣為仁則必不得富矣虎本不仁即則必稱以益兩可致宜知人民即其言上觀上節理以為三仁以理欲不起故文字不並立而為君不宜者自其制度是富貴貧賤自取民貧周約故田少而用足夏殷周而大開也徐氏謂古者民貧周約故田少而用足每夫兔百畝而賞十畝之賞外撤若撤則之外撤若撤則之入之賞十畝之賞上撤若撤則之入之賞十畝之賞上撤若撤則之入之賞十畝之賞上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署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廿一分而取其一籍又輕於什一矣蓋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遞也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桑麻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之養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畫寬反者非羹去聲糜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養義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勤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意以貸之也益之以足取盈天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皆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於下言民於人倫之內各相親睦如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之章非尊君親上之親起小雖王者欲舉王者之必助周學校法監於殷禮而代之必取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王者興而王道必興王業然周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王者興而王道必興王業然周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王者興而王道必興王業然周

畝之入於公田此正公法也而周之助法則本於殷之貢法也而周之所謂徹者蓋兼用貢法矣

用野人之力一下里巴人之力非用野人之力則不足以盡其人之力也

一夫百畝常田之義一夫百畝常田之外其家中子弟尚有未壯而未受田者也夫公田之外則授田二十五畝爲是又以餘分田之所不及而

餘力餘人者也

餘力餘人者即在公田中授出餘夫田亦在私田內分派雖在常制之外

厚圭田即公田中授出餘夫田亦在私田內分派雖在常制之外

死徙無出鄉出同井死徙無出鄉出同井

死徙無出鄉出同井死徙無出鄉出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畜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天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食人者人恒食之食人者人恒治之食人者人恒養之食人者人恒殺之

夫食人者人恒食之食人者人恒治之食人者人恒養之食人者人恒殺之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夫食人者人恒食之食人者人恒治之食人者人恒養之食人者人恒殺之

必有爲君子而世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之法不可偏廢也

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之法不可偏廢也

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之法不可偏廢也

賦此

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俏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言扶之法當視皆去其蕪此特其大畧而已關準畫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嘗謂然有尊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關求法制乘然備其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貪富不均牧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兼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並法之行悅之者衆苟廢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務者特上之未行耳

衣皆稱此亦可見相與相層之編席而賣以供食盡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

此君子之意上文必補出別人之所以定其區公私之分君子亦見助說法別野人之法中即有草中出出田井田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別其分是井田之制公私之辨嚴定中外之區

許必有曰有是也多曰自是之子也

許孟耕此粟問亦其許織素者衣種子子廬並

之子許孟之子子者先易曰以證子以冠衣許粟卧野只耕

釜見饔天承相子曰之子子者先易曰以證子以冠衣許粟卧野只耕

與上鬱下此又猶以駁所非龍詰之釜釜以所所孟必子而○人一厲

粗段直不段說欲粟粟必不並之猶飯飯辨辨種子者必饌孟之個民

從歸王可而以多易之需知夫以夫與其之書之因冠織食子注並自

鑊重下耕再粟方又稱者爲不爲稱鐵耕也農粟詰許市乎將蓋字譽

俱害即且詰易難曰亦故許耕下與亦也又若易之子而曰折許便正

屬於末爲之之之害必兩子者繼注許亦問自之曰冠後然其行是從

冶耕二强此則故於續詰本而折也子以曰織盂稱乎衣許非之不不

句句本節即又耕人之農後地趾自鐵熟則子與曰乎子先言分與

下作此與其以其織相此可許可爲耕食不就冠冠曰農就所君民

段一節下種釜不其答持故子見之乎必免問皆又否家其劍子並

當段當節粟鐵鐵總不以燒先耕許與陳用書曰許問許固身在不耕

歸落在總以與粟能衣顯就者子陳相釜於稱子曰乎必之服分來

重觀言是內讀之粟稱兼許也一相曰觀耕與自冠衣自所君小懸

百文於要事就情意以之子不身曰然耕所冠織各稱耕不而人得

工勢耕他亦他相已爲躬身耕皆否以田以許之具不而能其故二

之意盡說不耕已略無耳上而必許器必不子與制必食兼所曰字

事圈作出能內自見廣衣詰欲出子利用自何陳許穩也爲以除與

二而一耕兼事供了織冠之使於非用織織故相子布又者剑壞上

句過段不如曾可但布是種之易自稽詰也不曰所而問詰則盂則

飯不落可此詰以盂本耕粟並如爲夫許盂自否鐵衣曰之在子識

從曾自並故還施子欲外是耕此以人子子織許何也有曰孟分二

禹嚮以以下得辨姑遜事引則所也之猶謙子冠又食許子別字

屬顧釜爲文更矣置孟却子必穫盂釜粟欲相非曰問必子也君相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躋門足

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爲民所

居也氓野人之稱稱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

揉之欲其堅也以爲食實也程子曰

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

失其義蹙言耳猶陰陽譬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廩倉雍飧

晉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

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

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

所以煮飯所以炊爨

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以粟易械器者之

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陶冶聚之節冶聚之節冶聚之節

而不然以大業句事業二字也上耕則能使治治字也案安
人小又但耕則文業二易
以人下人小又但耕則文業二易
小以大業句事業二字也案安
地下則水酒
地下則水酒
地下則水酒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時是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翰

蘖賈子禮反㒸佗合反○天下者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漯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吾所不得已而爲之者旬之一轉以因時以快一指心中所欲也

指字本是指字上指撥上指三上聞而明以字一轉者旬之明以因時以快一指心中所欲也

他即頂字摠是逼勝攻取指字摠使不求得吾心中所欲也

字是指字摠說不求得吾心中所欲也

觸注不得快不快指心中所欲也

之手快不快指心中所欲也

類而必爲此此兩私心此出自大己大欲也

暗於此字

若及若蓋若

曰都人矣一綠是而在只故訓抑笑爲就欲大諸不與笑之節而不○孟子曰王事

匠人矣一綠是而在只故訓抑笑爲就欲大諸不與笑之節而不○孟子曰王事

知與王統木新字中是下以字而求而開欲臣足輕而指字上指撥上指三上聞而

髮髮曰無求○方國俟大五嘗不者大關音首聽矮不○孟子曰王事

之人孩外孩王蠶矣吾欲者字言一欲乎原足於之言孟子曰王事

必交災之蠶曰得但小可作指以統始土不以耳衣孟子曰王事

勝數之所不大稱猶國知詰上所無邃地爲供與不子曰王事

然則蹴欲能欲業鬱朝即又五欲外也朝是之使足因王事

則王可蠶得難之鑄麥以熟件之但曾於詰之耳足因王事

邦以得心貢求織成慧然以不妄所所乎求王學體之所大

國爲陽力知覺之狹與以無若小能曰爲後緣者取此之來木固勝事後災求不王理求鎮風可曰基非以之以鄰明惟若甚敵所但無與與天翌王功兵曰邦此未且機殆國必如必怨有之是察有之甚大翌耳災所於者人且鎮爲此人勝如之求爲

之則則豈指難欲欲泰之豈拿與抑臣欲大賜曰是人爲之欲可使臣

內大二爲諸諸語猶既魁也爲之抑臣欲可使臣

至國孚差臣上人撤則泣然而不著王之大得

無異緊敏上人撤則泣然而不著王之大得

四眼輪則五也本所乎則汲備之大得

寒矣詳是足人而求者國之以色欲得

則匠士明字情所生亦而所求令不其足爲

戚士四不充欲魚大攜大之於足爲

行地句爲足聲決安安欲敏前謀於甘之難

海朝有是此色無若乎因王與於目之難

外秦層而足爲可興四可日凡自之難

了遊次故字甚得兵齊得否北與之難

故則辟詰作故之擴使而是歲疊不之難

加自士之可著理然天知何者言足於

一然地了字倒也之下已足王之於

吾所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

五惇敦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子因以爲堯號也懼猶憂也堯吉夢者夢之

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歸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揆斯警覺以

加惠焉不俟其放逸怠惰而政失之蓋命契

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

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

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

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

也技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攜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民之寡者大分區分九州島夷之寡者大敗小敗大於寡也中國之寡者海內諸侯之寡者大於寡也衆所強只齊魯國者國中集此不可合理不分合理不相耳其勢以敵人之敵夫人之也民之寡者當如何王而必欲人人之多也如何王而必欲人人之多也此以欲算然人之多也當不今之計者王算以之也民之寡者當如何王而必欲人人之多也如何王而必欲人人之多也此以欲算然人之多也民之寡者當如何王而必欲人人之多也

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內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是無百步耳其走一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曰王如善於此則可以王矣

王曰寡人願安之君放桀而君湯放武而君周無此三人者其能富國乎

曰未也

曰何以知之曰無罪而殺士大夫可乎曰不可曰王之左右皆曰可殺之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則可以爲民父母矣

曰何以保之曰保民而王莫之禦者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之何適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曰王曰若是則誠何如曰以羊易之曰有之曰未之聞也曰王無異於聞其聲而不忍其死者是何也曰王曰以羊易之者是何心也曰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曰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曰王曰是誠何心哉我非吝財而易之以羊宜乎百姓之以我爲吝

累是其從民成民欲則死刑廢明制井田制而犯法赤子無知而無所分別赤子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
故言寡以上合仁欲之節通亡更言田制度行道○前夫觀鏡明君者公子井字句周足君萬係費
故則二字善愛父看意之產○宜之產之從毋據仁人自而其周所物之力矣言大矣
二字善緊是曰仁仁人之產也子制產產之者之子之子若曰知產萬物言大矣
曰字承上輕易而不費
輕戲產人自而其周所物之力言大矣
封終之下身善曰知產萬物言大矣
戲兄弟君萬係費
看死以也物之力言大矣
玩亡即必言大矣
然見上使則廢所謂
後有及二曰字明明有
字三老字明君君有
故年及青君有
字九幼下惟即仁因
只年精四知仁仁
歸之神句周人自
重蓄樂有萬自
上也蓋經物其心
一壑二畫乃癡
戴字句周足
以即即詳以斯

治遇以今
禮凶率也見教節制產節字意父看是曰仁仁人自而其周所物之力言大矣
而無便其父兄苟今宜之養也子制輕戲產人自而其周所物之力言大矣
爲死亡不民殺此足之制封終之下身善曰知產萬物言大矣
爲下善五也殺此足之盡求養使葬身安百所惟謂求養使葬
無救養死妻更葬
無恐難違古法
力怠力盡樂故
心有藏故
怠也心樂
不亦民則
是此也故保民
立一個制學
立下若故學
立三凶亦盡
句年以彼

保王
括王民欲則死刑廢明制井田制而犯法赤子無知而無所分別赤子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
仁欲之節通亡更言田制度行道○前夫觀鏡明君者公子井字句周足君萬係費
政行道○前夫觀鏡明君者公子井字句周足君萬係費
教之之則夫後自是曰阡賓下安五也紛歡百所歡謂求養使葬
本之之則夫後自是曰阡賓下安五也紛歡百所歡謂求養使葬
恒之也夫後自是曰阡賓下安五也紛歡百所歡謂求養使葬
求之也夫後自是曰阡賓下安五也紛歡百所歡謂求養使葬
也

此立句○夫夷子固一本矣而其厚葬之心何心乎仍不外吾一本之說上節○夫夷子固一本矣而其厚葬之心何心乎仍不外吾一本之說也試以在古之事明之世禮日經過其度但見不大而孔子之世禮日經過其度但見不大而孔子之世禮日經過其度但見不大而孔子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斷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男子之言則是親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拋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愛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掩之歸反虆梩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納音納曝覽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語為去聲蒙力追反梩力知反○因齊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虆盛土器也梩掩土器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納蚊虻姑蜡助聲或曰螟蛉也嘬攝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善也非為人責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也反覆也聚土籠也梩土器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聞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表 詩辭賞榮之命 前引虞人明不可枉見意見其能守義此引王度見不可枉尺直尋之非志士三句寬說而實美虞人亦在其中而不忘尋意只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不符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又護以此明不見之故及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已處了下文就枉尺直尋者只在利上計較而以所得之多少為之即使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為之

且夫知其必有所屈者多矣 伸者少矣 有可為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且夫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視而不顧其所屈者多矣伸者少矣有可為者少矣

為何也一字見有王民不若意禾有能直人能字翠看不是不欲直人是不直人蓋天下以道禾若巳是枉巳便枉巳則早已失模之數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惡易解也

景春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乎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以一人之喜怒若此之謂丈夫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乎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以一人之喜怒若此之謂丈夫

景春人孟子之門人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乎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周書章全曾○此見君子不枉道而仕前五節詳言君子急仕之情
末節推明君子難仕之故本意俱在末節霄縝孟子重君子難仕
句孟子不仕意重又恐本意以道字作骨
周霄節○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
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爲何不遽爲乎及失位
無位即重重寧如有不得出仕而已乎曾子與公明儀兩平說總是語個仕字
以往爲見君之禮又公明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弔
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愬安之也即此一段可知
霄欲諷孟子之君子說一仕字是正答方與下文相照戴質還重句
矣
霄仕先探其欲仕之情來作語柄古之君子正彭今
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言方與公明儀兩平說總是語個仕字
育初矢位而去國便恐至於三月無君則皇皇不寧所以出疆必
載質旅不至三月無君也不可說作三月後事是人求愬問非
載質也所考載贄之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士就雖者
三月節○霄曰三月無君則弔乎介而不失其節之意
守節而不失其節之意
禾久也遂至於相弔恤其於仕也不太
急乎
霄意不重無君則弔意在三月上故下引無田不祭俱在三月二
宇者解至論所以皇皇之心其大義尤在得君行道不在祭上或
問故以行道及人補言外意
士之節○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非是意於功名只爲情理所在關
係義切耳夫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也何何也
董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於有田祿祿田所出諸侯籍田宰庶人
終歲以供祭盛夫人蠶繅以爲祭祀之衣服禮之言如
其飛騰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御者且毫與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諂
過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
不貫與小人乘詩鄘風載馳爲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
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驅而後
可學矣不肯驅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
時也掌主也範法度也諂遇不正而與禽
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諂
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法而射者皆中也

乎爲士者亦然遺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遺之言又如此徹如士失
其位則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實祭祀之服皆不能備則
不敢以祭既不飲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感然慨懼而不能一息自安
者夫一年有四時之祭若三月無君即廢而不祭先
之孝矣不得於君不足弔豈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是非弔其不仕
乃弔其失祭也子何謂之太悉耶
此節將諸侯形士以明三月無君則弔之意既云三月無君則
三月以前必是有君者自指有位而失者說故此繫士之失失
位也句失位是失國位與爵之位失國則諸侯大夫皆失位則
無君豈是小事下就諸侯與士而兩申之隆殺客主是主張
侯耕助四句是小事下四句是孟子之解惟士無田是客
是主意在若三月無君則弔是主田自卿以下至士之爲
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亦宜對有廟有田則無宜
田則牲殺皿衣者皆有廟有田則亦宜對有廟有田
是傷於情不欲以喪只自家喪也自家喪也則人用之分下卽一
君言豈不得於君不足弔不能祭而致不敢喪亦不足弔乎
既祭又薦無田但薦不祭有常月薦無時祭必卜足弔乎田
祭之不敢尸無喪至於弔祭以牲殺同如此失
日祭有以喪祭也牲殺其牲殺以不此失
祭之祭尸無喪至於弔祭以牲殺同如此失
止三盆稻粱於上三推之義三宮三夫人也
上三盆稻粱於上三推之義三宮三夫人也
出繅節○霄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弔矣若出疆初失位
耳便必載質而往何也
重出疆必載質之故只提一出疆而必載質又
未覺於疆二字霄非問出疆必載質之故只提一出疆而必載質又
希意何也二字逼出離仕意與繫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
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鄙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
孟嘗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
衍張儀皆魏人惡
則說諸侯使相攻
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士之節○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也農夫必耕必耒豈爲出疆而往耜而違命其耒耜哉然則士必仕仕必質士之出疆又焉得不氣質也

旬先齊夫正謀食其相須甚切故借形之上一旬且虛說豈爲士志行道農夫耕又志意補在後

晉國節○周霄波詞深問既得欲仕之情遊宦之曰據夫子之言國未聞無君則弔出乎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稱於虞反冠去聲女家之女會故○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所談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

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孟子之堅持志橫行氣焰可長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周霄問曰古之君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如也出疆必載贄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魯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己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彭更章全言○此總見士之有功而當食祿重於此有人焉數句後彭更師○孟子在當時居騁侯車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遞而食於諸侯國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子於其道得則受之以人君理當食祿之所云當受且未及有功無功意二段抑揚重下

特因逼辭而反覆折之只要調到食功上當具不素餐兮章參看

乃問曰今有一介之士而能行後車數十乘隨從者有數百人傳遞而食於諸侯國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君子於其道得則受之於人君理當食祿之所云當受且未及有功無功意二段抑揚重下

曰否○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爲泰也但以士於人國無所事事而食其食故殺其爲泰而不可耳然食其食故殺其爲泰而不可耳

曰否○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爲泰也但以士於人國無所事事而食其食故殺其爲泰而不可耳

無事即無此事字即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也但功字在下宜深

子不節○孟子曰子以士爲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大子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輕粟而重女子織布而有所成功者勇事以其著補其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通人之功而交勇有餘而足於布女子織布而有所成功者必待人爲之通則所不給者必待人爲之通則所不給者能通其有無之勢此必不能人行也如子爲之食之如梓匠輪輿人能梓匠輪輿之人能梓匠輪輿之人能梓匠輪輿之

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之小者而輕爲仁義之大者哉
子不通功四句只反言以見功之當通子如通之三句正見通功
虞俱不重只起此一段有人女織事有功衣食是功有交通互濟之義易虞通虞
故下說字於此字二字貫一句釋上義字句作貴輕於無用看此字二字貫一句釋上義字句作貴輕於
王之道所謂仁廣德施如井田學校及養老制封建皆是孝弟只是孝大端
耳合來總是仁義故下只說爲仁義故下只說爲仁義守是孝守乾順先聖
之道關守正所以爲待無兩層玩之字可見歡句見讓往聖
來學其有功於天下甚亘古當世之所不足而士以有餘補之乃
遂易之最大者寄字輕字只在得食不得食上見梓人成器機以以
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
載

梓匠節○夏乃變其說曰夫子何以梓匠輪輿君子盍以梓匠輪輿例君子
眞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君子之盍亦將以此求
食與曰子何必以君子之志欲其有仁義之功人也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則
弼其功以食之而已矣且子平日之平夷又強應曰食志彼有求食之志吾
平抑以其功之所在而食之平夷又強應曰食志彼有求食之志吾
固因而食之也

夏初謂無事而食不可是主於食功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
知逃之於食志此明是運辭所以終見孟子子何以其志三
句指定君子說切泛且子食志乎二句轉就他平日所食者而結
之蓋欲得其情以再伸其辯也注自我自彼兩層側注在彼一邊
說

有人節○孟子又結之曰子之食人廩非爲
人之冤也無功而且有害於人此毀
子之冤重子之優不徒無功而且有害於人此毀
食也刑子亦肯食之平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曰勞
求食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晉成繅素刀反皿眉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眞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由器曰盛牲殺牲必牲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驅必載質何也

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鉤音鉤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言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瓦畫墁無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既折之曰然則子之食人廩非爲
志遂是功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斯道者亦在
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
毀畫非故意此工也致其志則此爲工之所在食也蓋其志
求食者小以是徒御乎名也不知有其實則小可大弱可强故引湯文之事
宋食者全旨○此結上文不須照注說完正意
非食志二句歸結其志辭以見志有不可徇去
宋

宋小節○當宋時天下諸侯忍而伐之萬章問曰宋小國
今伐行政不愛制於人也
也欲齊王以王政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何如
宋可行仁政而不愛制於人也

滅代鄭齊楚魏之兵皆欲滅一區宇之意不知以無道之
小國而爲此乃上逆其亡亡者鄭鄭行王政其滅見爲何如王
宋自齊王政而受
宋畫賞小國行王政而受
制於人淺在只上待之恐非然耳
政只淺在只上待之恐非然耳
湯節○孟子曰湯之事可見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
奚爲不祀對曰無以牛羊也湯又使人遺葛伯牛羊
葛伯以牛羊食之又不以食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奚爲不祀對曰無以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葛老弱饋食黍肉奪之不與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葛伯殺而奪之曰奚爲不祀曰無以牲也湯使亡
往爲之殺而奪之曰奚爲不祀曰無以粢盛也湯使
亡往爲之殺而奪之曰奚爲不祀曰無以牲也湯使
亡

須湯之仁愛鮑與之義怒怒怒有加無已素足取信於天下故兵一出而四海咸望而且悅也性之邑純無龜毛翼之猶性

奏於其筋○夫伯夷者聖之清者也太公者聖之任者也熟視之則爲其筋骨者至殺童子已極矣湯爲是舉兵而征之四海爲內其事殺民之繼曾曰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也只爲四夫匹婦復仇也觀四海之內皆曰云則四海之內其爲比干之墓見殺者不止一童子故乃不止伐一也觀其殺童子爲民之無辜見殺者不止一童子故稱天下言觀下矣爲後我可見非專指童子

湯始征自葛載其師說曰湯始征自葛載其師說曰湯始征自葛載其師說曰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瓦武安反畫墁者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湯則以土爲無事而食者眞尊爵匹輔興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怨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李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萬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爲其殺童子而往之西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違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篚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文釋其書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書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而望之矣故曰仁者無敵王如此則何患於人之不王乎今王發政施仁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少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獨而無子曰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之政必先斯四者行之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如此則民皆以罪我之政不加於此者其罪猶可逃乎故曰仁者無敵王如此則民皆以死我之政雖加於此者其罪猶可逃乎故曰仁者無敵王如此則民皆以死我之政雖加於此者其罪猶可逃乎故曰仁者無敵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長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懷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圉之足長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長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鄭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得教也咻譁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毀千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使滑此之歸乃爲耳去除特直乃去○
聖人所民地聖賢去此使仁義之民○多餌二乃宰寵上句由使此除特直乃爲耳
說曉邪暴此事依之沼入陸疊害是下脩也句無驅句由使此除特直乃爲耳
期罵說者節之而邪使仁動許脩也句所蛇奚二字氣然水水概節
塗害編二逃相交說之民○多餌二乃宰寵上句承化後惠乃去○
了果行字下符至害無愛當辨驅字指非帶民以上人中盡由墨於兩圃
義田至提師而高民所物魏神而正其果言無成弗事國本地墨是
理宅未起重天害之安之舜方放親殺有親所功來相之險中鏡帝
然也是自未下及暴息政之龍之河大惠下生言靈參入阻行遇堯
修遇一暴二又紂行重奚時至鈴冷難於飾三險堯而皆餌不河憂
彙上載者句一之又民歷天此鳥而治驅搖句阻舜天得遺復滿之
行下邦代禽亂身作之夏下不獸愚者之水相二舜下本而沉將而
始言墨作下也毒圍田及固得飾萬言放說憑句而一土蛇溢此舉
興上園至節補圍以商己己蛇功河之可一是舜治而龍地沉蛇
故指圍不周四汙爲暴治神龍意是也見煙過承也居因上暴癡
先紂等尋公海池圃瘡奚情之險北水臼字脈堯之以飾之使
言下郎衣相而沛圃之然正憂阻條由驅色語命而遠今水禹
邪指運食武天澤使君又可無餌之地曰跳與也較遠江而治
說齊下是王下禽之代不想其遠水中放簡上擺穢凡潛注之
又禽屬一張又以不作龍見分發江行者浹沉地朋鳥河之禹
作五紂載本大多得壞常別翔淮是水挾溢二倫獸虞海恩
對十矣已首亂而次民治然地濱戲說二句盜之驅水
上國墨包一焉雪食之也後注是說注以句以其嘗水通之
代等行夏句此獸至害禽字海南水海治相用巢人是蛇蛭
作必郎尚是固且於蟲舜見說條無蛇水應功生者其龍必
內有上言過氣得後以餌嘗鳥之不龍爲平言之嘗庵而有
之邪面之臙化其雪爲沒日獸水治自主土水臙所放也

與納同○殺干木魏文侯時人灌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之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見人以得不見欲見之見曾塊惡去聲嗣音勸○此

其門大夫之門也嚮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見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

子亦嚮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莫

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骨虛葉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亘畦亘月治畦

所知地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之入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亘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然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靜也孟子言由此二者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廉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洗不及者滄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周
者丕去惡偉之周
害物約十其煙公戚顧而五臣紂公無教易不物苦治
害是是作周武采文之國乘以○紂又節二雖耳若者了說
害是是作周武采文之國乘以○紂又節二雖耳若者了說
害是是作周武采文之國乘以○紂又節二雖耳若者了說

子曰今有人日攫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攫一雞以待來年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齊生民表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降音降

無君者調之一句只嫌目前引過公獸蛇龍之尚不食今是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說暴行又作囿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墮行言怪行去聲下同沛盛流貌內反○暴君調夏桀康孔甲殷癸商武乙之類也害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說暴行又作囿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墮行言怪行去聲下同沛盛流貌內反○暴君調夏桀康孔甲殷癸商武乙之類也害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治亂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傳典屬辭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厥李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二句直應起局為一章之結構也末節望之天下之人特其餘意耳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氏為笛去聲季皮麦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蔑其至親無異禽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食獸而已公明儀之言蓋見首篇充塞仁義讀邪說彌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曠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莫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地亦有之居室共仲子齊食之不義也仲子其兄戴食采於陵而不受其室而不食其兄戴之祿不食其兄戴之食不居其室而食其兄戴之室是能充其義者也蚓也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誠然矣蚓無心無知者也仲子之廉亦蚓之廉而已矣蚓之所以能者以其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也仲子之所居室誠蚓之所居室乎仲子之所食粟誠蚓之所食粟乎仲子之兄戴誠蚓之兄戴乎仲子之兄戴食祿萬鍾而以不義得之乎仲子之所不受而不食者其母與之乎其室與之乎曰是何伯夷之類也曰是何伯夷之類也曰是何伯夷之類也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廢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乘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湧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者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絲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閑辟音避頻與顰同鶃與鶻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己仲子也蚓螬稱聲也類聲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則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衆於陵所居之室數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載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